

29 T2550 /116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 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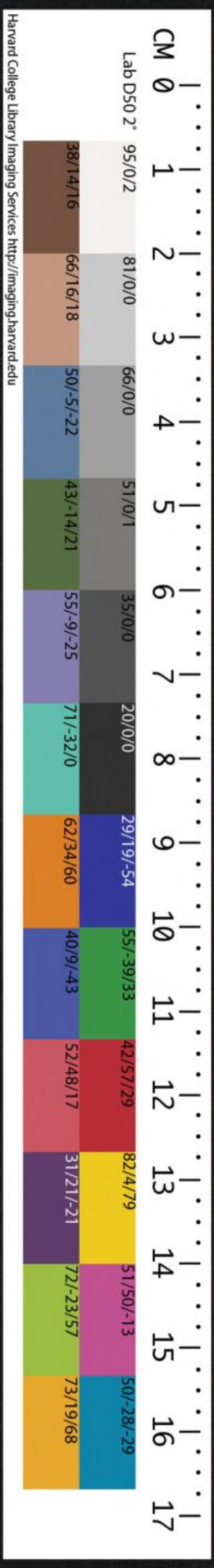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霍光

金日磾 趙充國 辛慶忌 傅父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前漢書

二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楊胡朱梅云傳策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

生亡所不致師古曰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曰吾

欲贏葬以反吾真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推擲者也反必

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

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者

詔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

其

莊子列禦寇末章

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
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擲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小意也願王孫察
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師古曰
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
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
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
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鬪真師古曰鬪與

列子天瑞十背

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耳
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
季子云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對反裹以幣帛鬪
以棺擲文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擲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又客始
曰言不用又為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價葛藟為緘師
曰窆音款窆空也空木為價師古曰價即積字也積小棺
也藟葛蔓也一曰藟亦草名葛之類也藟束也藟音力水
工咸反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師古曰故聖王生易尚
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前集卷三十一

易三系

謂師古曰謂者名今賈財厚葬留歸萬至死者不知生者
不得是謂重惑於戲言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呼祁侯曰善
遂贏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

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

建欲誅之師古曰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

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

卒皆上建拍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

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充失理不

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壁壘已

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繇繇由同下皆類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壁壘已

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壁壘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繇繇由同下皆類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壁壘已

无下皇汲

將軍將軍有罪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過得表奏之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也師古曰諉累

當見法即行不可事累於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

也諉音文瑞反累音力瑞反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

之名也解在主義偃傳詔言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

先意謂先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故致民建文

為之意也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

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奴客往射追吏師古曰奔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

劾渭城令游徽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游徽奉蓋

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

宅主之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

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大將軍霍

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

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

音子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延變節從博

官

士白子交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
 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儻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各嘉言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
 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
 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謀也柄臣執權之臣
 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
 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
 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白鹿正經術通明有伯夷
 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欲令為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且下有司案驗以陳揚傳又為秦世實詔原大
 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
 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籍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

距也音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
 博士遷社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
 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當玄
 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有若魏叔閔天散宜生秦顛而咸數毀石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以為言也
 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諷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亡時陳善狀也
 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
 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立成也

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其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

為御史中丞而奏請下中丞故云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

不得師古曰吏上於是下咸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

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

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

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馬劍利可以斬馬也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師古曰訕謗也音剛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軒前欄也檻折師古曰檻雲呼曰師古曰

故反音大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

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未知聖朝何如耳直師古曰言殺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

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

表也旌表也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

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

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

欲以我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

於身土周於椁師古曰推周於身小棺斂容身為文五墳

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軺傳師古曰小車

遣傳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師古者條對者一條錄而對之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

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

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

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遁逃也夫叔孫先非不忠

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

之諸父故言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

曰直取其功不論其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

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為大將軍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

而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

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

曰無讀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非有周召之師

伊呂之佐也師古曰召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

天下幾乎音師古曰幾絲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并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出爵不待廉茂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廉吏也是以

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

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張晏

有三年之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師古曰

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

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

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子鄭躬等反是也求黨與索隨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

書作術汲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書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師古曰秦武王

文王之子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

利作厲汲

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

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

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

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然張誅

謗之用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大阿劍

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迺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

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

曰盜嫂受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

以管仲為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

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者師古曰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折師古曰戴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
 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
 一矣故京兆尹王童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矯正也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
 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社亡秦之
 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

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
 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較而數也陰盛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交則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不從華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
 為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

前漢書卷之二十七

盤庚中無俾易種子茲新邑之易福

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

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欽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

亦亡父已師古曰已上遂不納成帝父亡繼嗣福以為宜

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

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

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

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塗當戶牖

宮作官汲

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辰也法坐正坐也盡平生

之愚慮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此臣寢所以不安食

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以自

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

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隱士不顯佚民不舉

師古曰佚色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

與逸同也為燕丹張良所謀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堯之後於杞帝舜之後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祝

前漢書三十一

卷一百一

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
 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
 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
 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
 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
 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
 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
 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
 適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
 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
 尚書大
 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
 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以
 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令仲
 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

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孔氏子孫
 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

不免編戶

師古曰列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

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
 素王之功也

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漢帝時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

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

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
 其昭穆之數也

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

也

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顛政師

口顛讀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

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

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

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焉絕衛氏師古曰隔恐帝長大

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翼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

授允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授允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敬時為大司徒掾

自効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瞻反

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

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敬可輔職

師古口為以病免唐林言敬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

時安車徵敬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

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

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過其實敬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之言也疾時人妄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

有述作非有實也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夏后所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

可察用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視夏桀之亡

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

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

敬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太府師古曰論語稱孔

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再入太府謂初為大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

司徒掾後為車騎將軍掾也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

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敬謝病去職近於此義

揚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卷六十八
霍光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
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
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
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
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
驅。師古曰：郊迎於郊界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班固 漢書六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

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與侍者

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

相聞。父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

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

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

驅。師古曰：郊迎於郊界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

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

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

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

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師古曰健仔居鈞弋宮故趙婕妤

稱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太重可屬

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在親近以後元

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

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諱也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

國人不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

皆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

曰莽音反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

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柁侯上官

行美專三十八 霍光 二

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

曰蓋亦取卿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知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

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即右將軍揚語曰揚謂宣王莽也其子名忽

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

相責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莽醜殺忽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統同白晳疏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哲潔白也頰頰毛也皆音先歷反頰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師古曰自從也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采文采

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

取作其

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

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為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誓相親光長女為桀子

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

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

數月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

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

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

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棗至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

恐一長字衍

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

右師古曰也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

居皇后親安女光廼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

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

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

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

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

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太官先置師古曰

貶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廼為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敞也又擅調益莫

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

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侯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

止計畫之室也師古曰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

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

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是時帝年十

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曰上
 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其下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
 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
 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
 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
 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
 安即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

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雖廢長立少可也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

師古曰視讀曰擢即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天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即將利漢迎

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

光憂懣師古曰懣音獨以問所親故更大司農田延年延

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

也其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

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延年曰

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尚書太

立弗明伊尹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
 放諸桐是也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作撰其義亦同
 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
 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
 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將如若也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旋踵
 速決師古曰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

受難

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
 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
 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
 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
 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
 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
 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
 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
 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

殺王尚不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也

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

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

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

曰丞相臣敞揚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

世師古曰張子孺度遼將軍臣明友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增

後將軍臣充國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誼宜春侯臣

譚師古曰譚當塗侯臣聖師古曰聖隨挑侯臣昌樂師古曰昌樂

王趙杜矣臣屠耆堂師古曰屠耆太僕臣延年師古曰延年太常臣

昌師古曰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德少

府臣樂成師古曰樂成廷尉臣光師古曰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延壽

大鴻臚臣賢師古曰賢左馮翊臣廣明師古曰廣明右扶風臣

德師古曰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嘉典屬國臣武師古曰武京

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辟兵諸吏文

學光祿大夫臣遷師古曰遷臣疇師古曰疇臣吉師古曰吉臣賜

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長幸臣夏侯勝師古曰夏侯勝同名故以姓

別太中大夫臣德師古曰德臣卬師古曰卬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或者思及遠據此輩鼓吹歌舞悉奏樂發長安厨三太
 道年首便誤用之乎師古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
 宰具祠閣室中師古曰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何淫
 祀祀已與從官飲師古曰音夜飲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
 北宮柱宮弄氣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召皇
 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華車也漢廢
 於果樹下乘之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
 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官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
 為人臣子當惇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惇王離席伏尚
 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免師古曰免奴謂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節與疾太子戰加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飾工黃旗遂以為常師古曰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
 讀曰沔又讀曰詔大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
 可御故食師古曰釋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
 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師古
 曰內入也令每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
 曰常入雞豚也孫通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重書使使
 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
 服故未祠宗廟而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師古曰
 私祭昌邑哀王也布也師古曰一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
 為旁午猶言及橫也

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

過失使人薄責勝師古曰薄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啟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啟等謹與博士臣霸臣

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臣德臣虞

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

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

曰軌法也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

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

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

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吉祠高廟臣啟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師古曰

孝誼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師古曰解

脫其璽組奉上天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

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

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

得侍見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

不交以政師古曰言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

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

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曰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

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

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

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

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

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

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

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

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在已而光奉上皇

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

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

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

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

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

前漢書卷之八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
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塔外孫皆奉朝
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
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
已甚音師古曰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
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
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
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

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

如淳曰典為冢者

賜金錢繒絮繡被百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

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已下

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卒宮

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

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木宮

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

子制故亦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

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

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

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便房

栢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

椁木外城椁十五具服虔

室也如氏以為榱木名非也

椁木外城椁十五具服虔

正藏外婢妾戚也或曰厨廄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柏葉松

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柏身椁木乃柏

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椁音七東園温明器形如方漆桶開

庸反椁音工闕反字亦作椁

與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車

文穎曰輜車如衣車有憲備開

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輳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
秘其事載以輜輳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輳車類也
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輳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輜輳車駕
大廐白鹿駟為倅師古曰輜輳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
載喪飾以柳翳故遂為喪車耳輜者密閉輳者旁開窻隔
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摠為藩
餼而台二名呼之耳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倅副也音干內反黃屋左纛師古曰解發材官輕車北
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
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
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
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
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

蒸

甚嘉也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
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
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寢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
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
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關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
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
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家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
之盛飾祠堂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師古曰
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廣治第室作乘
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
輦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
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

以繡為茵馬而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者之以黃金塗輿輦也著音張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也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音晚初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般姦也師古而禹山亦曰監如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般者子都之名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觀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師古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

顯

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

自枚邪師古曰居菟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闚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延去人以謂霍氏師古

曰告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師古

若猶言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

如故也師古曰謂各各於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

得盡言於上也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師古曰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

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

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安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
 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師古曰署者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
 題其奏後也知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
 虛實知其奏後也廷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
 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
 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
 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
 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懋林曰
 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

意作竟汲

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
 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
 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
 何病師古曰不自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怨也廷謂曰大將軍時
 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及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
 死師古曰不自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怨也廷謂曰大將軍時
 何可復行師古曰復如此也何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
 种王平師古曰音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
 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
 封侯師古曰使着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

前漢書

卷之

一

王子方等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各自有

特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

以為不可為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曰侵削

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

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師古

音許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讎也今陛下好與

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

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

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

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

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

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

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

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

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

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

善張敖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竟曰今丞相與平

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

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
 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
 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在宥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
 先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
 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
 衛免就第先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師古曰愆以山禹等甚恐顯
 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師古曰見西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第中鼠

宗廟於野宗

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鴉惡
 者牽屋高大則通乎為殿耳非止天子第門自壞雲尚冠
 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鴉音羽驕反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
 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
 丞相擅滅宗廟羔兔竈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
 祭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召
 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
 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
 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
 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

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
 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
 為大逆師古曰解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異其自新今
 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
 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誑誤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
 誑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
 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
 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師古曰言其言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皆
 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封章為惲成侯忠高昌侯惲
 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
 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
 之在眾必害之師古曰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
 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廼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
 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
 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
 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
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賞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
上客耶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
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
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上也上廼賜
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
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

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及光身

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師古曰萌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家百家吏卒奉祠

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

音儲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

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

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

破師古曰昆邪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

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

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
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於宴游之時而召闕諸馬後宮滿
側日磳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師古曰至日磳視宮人
獨不敢日磳長八尺二寸容顏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
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
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磳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
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日陞
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磳母教誨兩子
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
王闕氏師古曰題其畫日磳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師古曰

日磳讀日磳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

後擁上項師古曰日磳在前見而日之師古曰日弄兒走

且啼日翁怒上謂日磳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

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磳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

即日磳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磳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

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磳初莽何羅與江充相

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

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

也遂謀為逆日磳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

靜與供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磳意以故久不得發

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漲度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

宮日錄彈小疾卧盧師古曰殿中何羅與通及小第安成矯

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

言無何猶也日彈奏厠心動師古曰奏向也立入坐内戶

下須史何羅東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見日彈

色變走趨卧内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驚起左右

彈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上驚起左右

拔刀欲格之上恐并中日師古曰中止勿格日彈梓胡

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梓胡若今相辟卧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

曠與日彈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宮

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

之師古曰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音之欲反光讓日彈

日彈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

妻日彈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彈為稅

矣師古曰稅反日彈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

光白封日彈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

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彈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

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
帝之約有功廼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
僕霍氏有**事**勃牙上書去妻師古曰勃牙者言始上亦自
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
絕世封建孫當為稅侯奉日碑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第倫
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青及孫則衰矣而倫後
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博篤
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
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封為都成侯至建武

衛尉薨賜家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敬岑明岑明皆為
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敬為中庶子奉
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
事近臣皆隨陵為園即敬以卅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敬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
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惟病甚上使使者問
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
敬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奉綠車載送衛尉
舍李奇曰車綠車常設以待幸也陸敬病因并子為侍中
以待召載皇孫今遺涉歸以皇孫車載之龍之也晉灼口
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

輦

无拜字汲

无内字汲

是須更卒敬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辯之成帝時
 也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者若長水長楊台曲之屬
 是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
 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也越騎校尉關內都尉安定東
 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涉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
 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
 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
 用事帝祖母傳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職辦擢為
 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
 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

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
 中二千石封都成侯待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
 少府宗伯鳳師古曰鳳姓曰入說為人後之誣曰令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
 塞師古曰也欽與族昆弟稔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曰碑傳子
 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
 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
 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
 耳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
 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師古曰此言自當為其父及

祖父建當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
立廟也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是當毋南為
大夫入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碑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時聖邨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因劾奏曰
曰贊說也是也音直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
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
逆天孝哀不獲厥福廼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
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又讀也逆天之咎非
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
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
者謂古正統待重者也賞見嗣日碑後成為君持大宗重

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
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
係繼帝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
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
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毋南為大夫
人失禮不敬莽曰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即皆曰
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謂也謂者召欽詰詈獄欽自殺邨以綱
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法
子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為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
主師也受權禘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權燕
 王什上官師也音赴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
 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共官號也阿倚也然
 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於也立女為后湛
 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讀古沈湛死財三年宗族誅
 夷師古曰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弟也晉即河
 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
 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趙充國卒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撰 漢書六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後徙金城令居
 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
 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段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
 金城也此名數正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與地理志同也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也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
 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趙充國卒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撰 漢書六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後徙金城令居
 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
 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段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
 金城也此名數正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與地理志同也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也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
 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
帝時武都氏入反師古曰武都氏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
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將領兵屯於上還為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匈奴文頽也匈奴權為後將軍兼水
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
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反欲入為
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
郡文頽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
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
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

羌師古曰行反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

入河湟水之北金城臨羌塞外東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

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

湟水師古曰旁依也世冒犯突而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

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

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

為要邦也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

前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

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
若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
 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
 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其計不
 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
 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
 漢道師古曰音善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

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余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
遣开豪雕庫宣天子主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
云河南大井小开則罕开羌外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
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更之此地因
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足罕开之到秋馬肥
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非字之訛也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辭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
日示不語之也其下並同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充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

豐師古曰浩音詒豐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常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暗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喻度鄭氏曰喻通也三輔言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

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

校衛枚先渡師古曰衛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

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休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不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曰金

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度曰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

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

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譬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饗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師古曰重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音直用反

道充國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
 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飲飛
 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
也轉道運糧之道也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讀如字又音步胡反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
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延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
 解散虜謀極也極擊之極者也極要也極者時上已發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刑也三河潁川
 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
 父或曰至秋冬勉進兵北虜在意外之冊師古曰竟今虜
 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

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讀曰也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師古曰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
 先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曲也音胡以一馬自
 他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也音徒何反以為米二斛四斗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中入山林師古曰中草字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災

十一

千載不可復師古曰音法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始謹曰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
 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杜塞也其郡兵
 充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故
 臣愚毋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
 和輯師古曰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
 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特也不先
 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

千一作十

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

拜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

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入當獲麥

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

橐束數千師古曰皆謂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錢之數言其貴

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

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欲至冬虜皆當畜食積聚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讀曰皸

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

數而勝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

者凡為將軍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

守校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

四千人服虔曰婁音兒名也蘇林曰亡慮萬二千八百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齊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

解水北句廉上廉謂水岸曲而句廉後也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即將印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

前漢書卷之七十一

道元

道元

道元

道元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
在西星在東則為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
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
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 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和也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王此羌之首
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鞬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
曰謂依阻山之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
和石以自保固

誅亡辜師古曰釋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

兵法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 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且

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坐得致敵之

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釋廢也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

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

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

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大馬之齒七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

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

屯聚解池師古曰解池故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

騎占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師古曰謂更巡者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故地服虔曰靡忘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非為公

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

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
 脚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將
 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朕甚憂之今詔破
 羌將軍誥也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
 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即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
 又同是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

能自保師古曰繡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羌虜得全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冠也往者舉可
 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言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雜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
 豫儲糧食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且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夫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
 讀曰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先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
 在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

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粟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
 乾芻也粟禾稗也石百十斤稗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謂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度羌音大各反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

凡萬三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

水運水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入二十晦師古曰田也賦謂地與之也晦古歟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斷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仇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

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

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

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元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

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師古曰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

般師罷兵師古曰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隆

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

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

師古曰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

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師古曰並具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

穀至臨羌以賑羌虜師古曰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師古曰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也

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

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

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別大小天幸意足以大小开有此言也

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

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翼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

隧有更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

分設

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交 **校** 不絕也如淳曰播校相連

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且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城關養馬也說文解字

云校木曰也謂以不相貫連關禽便兵弩飭關具師古獸也今云校然不絕言於魯魯州次

利也飭整也逢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其字從力

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

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

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端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師古曰各於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狎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讀曰但即今

同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讀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

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

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讀曰澹臣愚以為不

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讀曰嚮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

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憤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
便師古曰媮苟且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
滅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師古曰
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丞相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

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
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
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
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
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
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
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
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與煎鞞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
為憂責言必能得之

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

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師古曰卒以其意對師古曰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及諸豪第澤陽雕良兒

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一本生作午

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

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

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

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

兄臨眾持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

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羌人反

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

印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

如事日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

行不可上意

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

於首橐音丁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各反又音託

安而免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不令喪敗也

故官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

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年讀曰豫

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

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

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

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及為營平侯師古曰

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

肯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

國圖書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也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

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

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育守矜功謂之弗克請

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羊陽應劭曰酒泉太守

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其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

武賢討罕并於鮮水之陽也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

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師古曰大

詩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起起相亦紹厥後師古曰起起

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

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

卒子慶忌至大官其海命以友與百官

辛慶忌字子真山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

烏孫赤谷城與款侯戰師古曰款即翁子陷陳郤敵惠奏

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者國還為謁者尚未

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

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

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生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質行正直仁勇

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目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

也右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灾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言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師古曰厭

抑也未有

禍難之形豫勝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也歌音一葉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日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

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

動而破滅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

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

者安其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

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又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慶忌

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其後拜為右

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

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

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

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

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

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

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

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

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

字亦讀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

謀師古曰說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

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

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慶忌本狄道人

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鄧人

師古曰鄧扶風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師古

為強弩將軍見執文志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

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

秦風無衣之卒章也師古注誤

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追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鞏馬騎射故秦詩曰王

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其風聲氣

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秦風海峽三平章少卿

自古而然今之... 漢書七十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一班固入魏中漢書七十

正議大天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師古曰越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以

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服虔曰龜語在

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

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

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

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

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

前漢書四十一

傳八十一

言作間汲
常作嘗

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

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覲願就言不相猜阻也願

往刺之以感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

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

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繡謂古曰繡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

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

人而獨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

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發兵殺略衛司

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

盜取節印獻物音均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甚逆天理平樂監傳

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煩師衆其封

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
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

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

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

田車師師古曰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

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

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

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曾謂以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

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類將軍趙九國武牙將翽田

順度邊將軍范明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

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翎侯烏孫官號也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行音胡浪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

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

綬節惠遂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時漢五將皆無功天

常惠

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口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
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
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延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
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黜猶故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
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

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
延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

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

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待郎田渠黎積

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

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王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功訾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師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師古曰永為安遠侯

下射武戲 哀紀贊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

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也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

口弁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欲家貧句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句乞也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

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

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遷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湯下獄論後復以

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

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

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

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傷堅昆丁令

戶二百作二百戶汲

服虔曰呼傷小國名在匈奴兼四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

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欲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醇

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

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奔請不南師古曰畜使無鄉

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鄉從余之奔前怨之後怨不便議者見

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

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

曰言即支畏威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當不敢桀點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以示朝者禹復

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

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疆遠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

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

曰倚音到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於綺反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

畜產師古曰與驅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

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

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

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永谷吉等死師古曰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囚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

調也歸計謂歸其驕媿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
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
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戰伐數取勝
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言凡庸之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
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
人不能遠見故壞

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車師代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
止也壞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音才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將數千騎寇赤谷
城東師古曰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

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音曰重謂權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
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
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
不得為寇師古曰掠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脫諭以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
之弟師古曰母之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
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
上書言居困阮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
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

單于傳

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
也責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
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
事受教命而供事也忘忽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
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曰數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
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數百入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也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陳其相
接次形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師古曰關其反
若魚鱗也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漢書

卷一百一

匈奴傳

山子云傳疑宜為轉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讀曰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

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

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

傳戰轉戰也大內謂于之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

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夜數轉營

不利輒谷師古曰奔字也平明四面大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

曰乘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

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

于被創死軍候假亦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公言

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與凡

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

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同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

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

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

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

也師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臺堂為臺臺街在此街

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示萬

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

不聞師古曰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

鳥鼠之骨曰骼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

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此也定十年公會齊

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唱而一曰夫侮諸侯者罪應誅

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愆色施者優之名夾

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

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

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與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

塞多不法師古曰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師古曰振整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郵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
 懸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
 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微幸主事於蠻夷如古曰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義重難也議又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郵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
 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
 君檻城郭之兵師古曰檻總持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三重城擐歛戾之旗師古曰擐斬郵支之首歸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
 莫不懼震師古曰怕恐也音之沙反呼韓邪單于見郵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轟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來威師古曰小雅
 嘽嘽嘽嘽也嘽嘽嘽嘽也言車徒既眾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
 定獫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嘽音
 他回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醜類也言王者出征
 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

血漢傳曰

一康易

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錫戎行永

父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錫地名非豐錫之錫此錫及

賜自錫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千里之錫猶以為遠况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

之功師古曰捐其軀命言無所非挫於刀筆之前

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

責苞茅及會王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也音縻而壁獲駿馬三十四

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此云母鼓鼓寡聲相

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

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鄧文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師古曰百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

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陳湯

師古曰安遠侯鄭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吉長羅侯常惠也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木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
 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
 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
 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
 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和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
 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
 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
 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
 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

讀曰然猶不免死亡之患非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

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

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

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

相衡復奏湯以史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顯不與專同

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

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

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灰席而坐師古曰

王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

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

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

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以席而坐蓋自賤也灰古側字也

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并

陘之口趙之西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

界山險道也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

衆君子聽鼓鼙之聲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忽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愾億義勇奮

發師古曰愾愾憤怒之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到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

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夷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

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

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

在咸陽秦之刑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師古曰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袒廟告類上帝張晏曰

類告天也介青之十聲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也夫

六而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敵
奔為難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
周書之意而忘惟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
待遇之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非所以厲
卒終也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
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將軍王鳳及百僚議
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

以策大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

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

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

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

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湯

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散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因對曰已解矣詎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英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執約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
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
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阜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
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
匠又太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今作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
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
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

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

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

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

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

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熱脂火夜作師古曰

字取土東山且與穀同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敬府藏空虛師古曰罷丁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熱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敬旁近祖考前又

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

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

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

移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

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

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

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

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

臧百萬以上狡獪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訊居考問之恐下獄使

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

在赦前後東萊郡里龍冬出入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嘗復發徙

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晉灼

增壽也以所犯劇易為罪論師古曰易反臣下承用夫其中故

移獄廷尉師古曰罪輕重無比者先以問相師古曰相出附也所以

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上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

民已中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者
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
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前有
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
年侯和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
讀曰卒徒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毒流衆庶海內
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
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
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
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此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

著其功師古曰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寧也師古曰謂改年為竟

其年上書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

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獨

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

失望也考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

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

也音口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

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接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接引也音接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

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

薦壯而梟後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後謂

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

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

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虞書舜典曰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以為湯功累

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

可誅責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曆古

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

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

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延益封延壽孫

遷十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

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

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更者皆拜為沛郡太守以是也師古曰更工儻反其下並同

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八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
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
永相友善谷永聞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
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
甚休師古曰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
相贈也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
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終更取
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勸曰高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
門又坐法免為踦隻不偶也師

古曰亟急也復備補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官反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
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
立德之師古曰懷會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
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林道隨所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
自縛保蘇匿恐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
尉之兵之與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
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

與集同也

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

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

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立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

孫驚番立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

彌氏曰婁音羸師古曰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弩徑至昆

彌所在召番立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末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立即手劍擊殺番立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儿子也勒兵數千騎

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

耳宛王郅支頭縣藁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

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

食讀曰飲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

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立師古

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震師古曰震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

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

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

此廉襄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募無行檢也募音蕩卒用困窮議者

閔之故備列云陳湯因急難勢位同議者吳郡小邑爾季父早喪古曰實難來於害品爾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下勸會宗備解內羨黃金百斤公卿會宗勸更直心強其衆人為禁明稽番立相外勸骨肉恩慈不表書爾人不疑立謂去會宗勸奏事飲勸曰會宗曰勸吉品爾此固之為大罪明勸會宗以付辨負數稽其十何也辭不取書於今勸會宗之罪相

